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三十九回 眾冤魂夜舞顯靈 三異物宵徵降禍

詩曰： 培塿恩澤遍枯骸，避害辭君救疫災。
仁智兩全人莫及，留芳千載頌奇才。

話說瞿琰因印戟大廳之內黑氣盤結，仰天祝罷，又見那一股黑氣隨風飛出堂門之外，化作數百道青煙，奔入牆裡去了，案上燭光依然明亮。瞿琰令左右遍處點燭，劉仁軌、盧承慶聚坐一處笑說。盧承慶道：「小弟向來不信邪鬼，今夜見此異風怪氣，賴瞿先生安慰而散，足徵鬼神之事，非妄誕也。」劉仁軌道：「小弟亦然。但三弟何故知其是鬼，祝以善言，一哄而散，實是一副好膽。」瞿琰袖手而笑。三人互相談論，不覺雲際月低，林梢鴉起，又早天色微明。將校傳報：聖上差四位中貴爺到於門首。三人急整冠迎入。中貴口傳懿旨：宣三位先生進朝面駕，令某等監解印犯財物入宮交割。瞿琰把金銀、緞匹、珠玉、雜物等項，交與整理抬運；將冕旒、袞服、寶劍、符印犯禁之物，令軍校們齎捧，三人隨身帶入朝來，見武后舞蹈畢，盧承慶先將單目呈上。近侍官接了，展於龍案之上。武后從頭至尾細細看了，微笑道：「好一個大膽侈靡的監兒，官家兀自不如！」盧承慶復奏陳：「印奸犯禁法物，已昇至五鳳樓外，伏候聖旨。」武后即令取進來瞧。眾官於朝門外接了，傳入金鑾寶殿。武后逐一細細看過，沉吟道：「這闖奴辦此袞冕、劍印，妄圖叛逆，其間豈無同謀預事者？須著三法司嚴刑拷問這廝，追出餘黨，一並剿戮，以免肘腋之變！」瞿琰奏道：「娘娘究問黨惡，固是斬草絕根的聖慮。然印戟利口雄心，陰險奸黠，自料反形畢露，族滅何辭。娘娘加以重刑拷掠，彼必攻陷仇家，株連良善，展轉扳害，以暢其意。此際不惟禍及無辜，抑且有傷聖德。依臣愚悃，只將印戟家屬誅夷，現獲黨惡竄戮，不必深究其餘，庶幾內外奠安，人心悅服，諒無他變，伏乞聖裁。」武后大喜道：「卿言良是，足見至公為國之心，依此而行，朕不復究矣。」瞿琰又奏陳：「夜間黑氣盤旋，陰風繞激，滿庭嚶哭之聲。臣諒來必是眾孩童們冤魂鬱結，已用善言慰散。乞聖恩給地，埋其骸骨，以免暴露之慘，庶使存歿沾恩，臣等無任感戴。」武后道：「卿言那孩子們冤魂不散，給地埋葬，大是美事。然不知其屍骸在於何所？」瞿琰道：「臣見那一股怨氣散為數百道青煙，奔入巍牆之內，臣諒牆外必是深坑隙地，諸童骸骨多分拋棄於此，待臣看明復旨。」武后皆允其奏。瞿琰等三臣退出朝外，復往印戟宅第周圍牆外看時，前面臨街西首是一條小弄，東首是一帶官房，靠後是河，四圍並無一些骨殖。瞿琰又進宅裡重重牆垣看入去，都是天井、廊房，亦無蹤跡。劉仁軌等一齊詫異。瞿琰道：「今日若不檢出骸骨，難免欺君之議。」盧承慶道：「不如提取印戟拷問，他自然招出。」

瞿琰道：「我諒眾孩骸骨將及四百餘人，此賊慮人窺見，決不敢拋棄於外。後面園子裡遍地草色青潤，又無坎坑阱之地；況兩處池子，水已乾涸；一口大井，其泉清澈；此數處似非堆骨者。以我度之，牆中必有緣故，上去一觀，便知分曉。」盧承慶道：「牆垣聳峙，離屋尚有數丈之高，一時怎能飛上？」

劉仁軌道：「喚匠人搭起鷹架，方可上去看其詳細。」此時瞿琰性急如火，大叱一聲，飛步上牆。眾人急看時，瞿琰已行過屋脊。盧承慶大驚道：「奇、奇異人也。」五個字未及說畢，瞿琰早站在牆頂，往下一看，慘然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，這孩子們死得好苦也！」說罷，不覺淚流盈頰。下面看的人戰戰兢兢把身不定，替瞿司理耽著干係，惟恐他跌將下來。少頃，瞿琰緩步走落牆下。盧承慶施禮道：「先生真仙品也。不然，何以能飛行若是？」瞿琰答應道：「晚生從幼年戲耍中習成，乃末技耳，何足掛齒？」劉仁軌道：「我觀賢弟長歎垂淚，莫非孩子們屍骸果在牆內麼？」瞿琰道：「這賊奸險異常，非辱弟則眾骨焉能露跡？原來牆係內外兩層，中間一條長路，寬僅三尺，兩頭收狹，竟與一重牆相似。孩子們屍骸堆積於牆弄之中，重重疊疊，枕藉如山。其中亦有面貌身軀不壞者，使人見之，寧不傷心墮淚也！」劉仁軌等亦覺悽慘。當下瞿琰上馬，趨入內庭，恰值武后退朝，瞿琰就於候班閣子中寫成表章，送入宮內。

此時印戟財物盡行解到內帑，戴平章等回衙候旨。

數日後，朝廷發下旨意道：

印戟謀叛食人，現存童骨、禁物，情真罪實，不必再行審鞫。方士莫角求，挾至愚至惡、詭秘不仁之方，誘畜監妄害三百九十七童之命。二犯乃亙古及今未見之惡，俱凌遲處死。逆裔印星、樂彰，助惡不仁，欺君罔上，腰斬於市。其家屬黨羽，不分男女，一概處斬。聖鶴寺僧人，盡行發配邊地為軍。除現獲叛黨人等已外，不許株連一人。所有眾犯人官田產，著戶部官均派給散與眾屈死孩童親屬外，量撥郭外餘地，埋其骸骨，並為一塚。復平章戴至德照舊供職，釋放韓相、駱擢出獄寧家，升劉仁軌為樞密府左僕射，盧承慶為吏部尚書，瞿琰為侍中大夫，各賜赤金十錠、白銀三十錠、彩緞十端、袍帶一襲。

劉仁軌、戴平章、盧承慶、瞿琰各各上表謝恩。聖旨復差盧尚書、瞿侍中為監斬官。當下撥御林軍三千，擺圍於通衢，刀斧手族擁印戟家屬並游僧方士凶徒共二百三十三人，綁縛列於市口。先將印戟、莫角求行刑，照孩童們三百九十七人之數，碎副其肉，其餘人犯盡斬於市。滿城土庶，無不撫掌稱快。有詩為證：

規求無厭復戕生，雲擾滄騰勢莫禁。

稔惡滿盈機洩露，致令三族受非刑。

再說瞿琰奉旨差官揀擇郊外餘地，直看至曲江西北有十餘畝官田，可以為墳。即將印家夾牆拆倒，取出孩子們屍骸，埋葬已畢，堆土成墓。眾百姓等感德，韓相、駱擢二人為首，募化錢糧，造一生祠於墓側，裝塑劉樞密、戴平章、盧尚書、瞿侍中四人渾身，四時祭祀不絕。至今小兒墳尚存。此時各官互相慶賀，共賞太平。

只有瞿琰旦夕心緒不寧，每懷憂鬱。看官你想，瞿廷柏以一介弱冠之童，官為司理，復蒙聖恩升授侍中大夫之職，何等顯耀！正該輕裘肥馬，選妓徵歌，使勢假權，恣行快樂，何苦恁地抱悶？其中有一段隱情，不好明言，只可默會。這都是瞿廷柏素有來歷源頭的妙處。不似當今少年子弟，倚著父兄勢利，便穿綾著錦，縱性妄行，居家暢飲高歌，出外乘車帶僕，人面前多少裝作，若倒提起來，傾不下一點墨水，也不枉了，可憐，可憐！個中也有識得幾行字的，將那舉人、進士穩穩地揪在手裡，仰腰坦腹，睨視狂言，宛似那博古通今、飽學多才的氣象，及其到老無成，空留下一場話靶。還有那青年進步的，自覺身在青雲之上，顯得人不在眼裡，徒知傲物輕世，那分齒德之尊？搥不過膝，拱不離胸，兀自出入公門，賚。緣作法。這樣輕浮子弟，若使為官出仕，必然貪婪無厭，擅行威福，恃才任性，誤國害民，拽起滿帆風，不至那覆溺的地位不止。怎知這瞿廷柏，年雖弱冠，智識老成，只數年間幹下許多功績，並不曾矜誇妄誕，釣譽沽名。日前入京都時，不過將印戟謀叛情跡訴明於朝，然後赴東都司理之任。豈料武后一見，便欣然愛慕，暗存呢狎之心，故升他為侍中大夫，使朝暮可以親近。不想瞿廷柏自那撫弄臂膊裡，也自參透其意，待欲辭官，猶慮涉疑致禍，只得勉強就職，故心下屢懷不樂。

當下在樞密院中悶坐，忽見山東官吏齎本奏陳：十餘州瘟疫大行，百姓死者甚多，乞朝廷特恩，蠲免本年糧稅，暫蘇民困。瞿琰候奏疏送入內廷，即上本願往山東施捨藥餌，以救黎民瘟疫之害。武后見此奏章，好生不悅，對天子道：「瞿侍中在朝未及月餘，即欲奉差遠出，別樣公務猶可，這瘟疫流行，關係大數，豈能禁遏？況此生小小年紀，焉知醫家玄妙？若使他去，妄害生靈！」

天子道：「卿言是也。」忽一中貴官俯伏道：「以奴婢論之，瞿侍中盡可去得。」武后道：「汝何以知之？」中貴官道：「奴婢前奉玉旨，往印戟家監轄入官財物。劉尚書、盧太常因那孩侍中緣牆而上，才知分曉。」武后道：「何為緣牆而上？」

中貴官道：「彼時見瞿侍中從牆下平步而行，條忽間已至牆頂。奴婢想，瞿侍中若非異人，焉能如此神捷？娘娘差其普施藥餌，多分保全黎庶之命。」武后聽了，不覺悚然驚駭，暗思：「留此人人宮親昵，亦不為難。設或真是異人，內廷難以駐足，不如

乘機使之遠出，實為便事。」即對天子道：「瞿生既有如此神技，決精岐黃之術，使其施藥救濟，百姓庶得全生。」天子首肯。武后代批聖諭，發下樞密院來，授瞿琰為侍中大夫兼攝御醫院正使，前往山東州縣普施藥餌，救民危疾，待寧靜之日，另行升擢。瞿琰接旨。無限歡喜，辭朝別兄，帶隨行軍校，趣路往山東來，不題。

且說山東博平州崇武縣有一山，名為石鳴山，岩約有百丈之高，叩之其聲清響，岩下有一道者，鬚髯皓髮，顏色如童，無分冬夏，身上只穿一件白布衲衣，未嘗見其洗濯，潔白如故。人不知其姓名，但呼為白衲道人。修行於山岩之下，將及百載。

於大唐乾封元年除夜間，正於蒲團上打坐，忽見山下燈光亂明，腳步聲響，白衲道人疑惑道：「夜靜更闌，況兼歲畢之宵，為何山僻中有人行過？」急起身往外一覷，果然駭膽，實是驚心。

還幸喜這老者是個得道的高人，不為動色。若是那平常膽怯之人見了，豈不唬死！看官你猜：除夜中有人從山岩下行過，卻是兀誰？原來前面一人，身長丈餘，臉生三眼，紅鬚赤髮，尖嘴獠牙，身上披著一領紫衫，右手執一火輪，閃爍之光照耀如同白日，左臂上掛一紅色葫蘆。中間一人，也身長丈餘，黑臉大頭，短鬚環眼，身上穿一領皂袍，兩手捧著一面皂旗，項上掛一黑色葫蘆。末後一人，身材雖覺矮小，面貌分外希奇，尖頭闊額，碧眼黃鬚，腳短手長，背高腹大，身上著一件黃衫，兩手揪著一個黃囊，腰繫一個黃色葫蘆，從南首行來，廝趕著逕往北去。白衲道人見了，大是詫異，忙趕上喝道：「汝三位是什麼人，半夜三更，從此行過？」那三人急回頭見了，忙稽首道：「不知道者在此，失於迴避，萬罪，萬罪！」白衲道人道：「我瞧汝三人服色不一，面貌猙獰，兼且手中所執之物更是奇異，諒來決非凡品。乞道其詳，免人疑愕。」紅鬚的道：「予是火神，這皂衣者水神，黃衣者瘟神。皆奉上帝玉旨，降禍於人世者。」白衲道人道：「既奉天帝差遣，何以三人並行？」

紅鬚者道：「予等前至博州，即分投地境而去。」白衲道人道：「請問三人所往者何地？所害者何家？所降者何禍？」紅鬚的道：「天機深秘，焉可輕泄？」白衲道人道：「靜夜中，況臨。山僻去處，舉目間只爾我四人，言之何害？」紅鬚者道：「上帝因臨淄官民合犯回祿之劫，故委我至彼行事。」白衲道人道：「遭劫之家可有數乎？其時日有定期否？」紅鬚者道：「玉旨批定日期，於正月十五日辰時三刻，州前貞節坊下龐待詔家起火，至十八日未時即刻火熄，共焚毀官民屋宇九千三百七十一家。」白衲道人合掌道：「善哉！百姓遭此大劫，豈不城內為之一空？其間善惡賢愚不類，亦有分別麼？」紅鬚者道：「大劫已定，一例施行，豈分善惡？」白衲道人歎息道：「上天既有一定之數，修身積德何為？還有一件，尊神手中火輪、臂上葫蘆，有何用處？」紅鬚者道：「火輪乃起燄之種，葫蘆藏熒惑之精，變化無窮，誰能解悟？」白衲道人又問那皂服之人。

皂衣者道：「予奉天帝之命，往淮河湧波作浪，覆溺來往船隻。」

白衲道人又問是甚日期，覆沒船隻幾何，手內皂旗、黑囊是甚施展？皂衣者道：「天地間無風焉能起浪？予之黑旗，直豎風生，橫招浪湧，亂拂則魚龍疊至，靜執則波定風輕。玉旨批下，二月初一日卯時初刻，淮河內覆沒大小舟船二百一十五只，溺死良賤男女老幼共五千三十四人。」白衲道人道：「其間亦可解救否？在劫人數豈無一二越數得生者？」皂衣者道：「天庭限定，纖毫不能更動。無分好歹，一例施行！」白衲道人長歎道：「既無善惡之殊，要此天曹何干！」復問那黃衣者是何神鬼，一色葫蘆，何所施設，黃鬚者笑道：「予等奉上帝之旨，降災於人間。公係隱逸道者，有甚干預，何必逐一細加詢察？」

白衲道人道：「天理至公，福善禍惡。今聞二君之言，似乎善惡相混，災禍並施，予心甚覺不平。水、火二變，已蒙見論。但不識此君葫蘆服色皆黃，未審是何神異，敢不委曲求教？」

不知那黃衣者怎生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